

南宋泉州江湖诗人盛世忠及其诗作

陈丽华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学术界关于南宋江湖诗人的研究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但是对于泉州江湖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尚属空白,这与南宋时泉州作为国际文化之都的历史背景是不相符的。通过以泉州博物馆收藏的盛世忠墓志为线索,对其诗作进行评析,试图尽可能还原这位令人敬佩的爱国诗人的生平事迹,从一个侧面窥见南宋泉州社会文化之一斑。

关键词:南宋;盛世忠;江湖诗人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24(2014)01-0015-06

收稿日期:2013-10-27

作者简介:陈丽华(1966—),女,文博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泉州地方史研究。

基金项目:泉州市 2012 年社科规划项目(2012Y18);福建省 2013 年社科规划项目(2013C064)

影响南宋晚期文学最大的主体无疑是当时活跃于山林与官场之间庞杂的江湖诗人。作为一个流派或群体,南宋江湖诗人不仅作家众多,且历世较长,其创作几乎贯穿整个南宋历史,大多数经历了光宗、宁宗、理宗三朝,少数人甚至生活于高宗、孝宗时期。学术界普遍认为,江湖诗派的得名与当时钱塘诗人兼书贾陈起(字宗之,号芸居,一号陈道人)先后在临安编印的《江湖集》^①系列诗集有直接关联,后人将那些作品被陈起收入的及诗歌创作风格相似的诗人,称之为江湖派诗人。

江湖派诗人大多数处于社会底层,浪迹江湖,思想往往较为消沉苦闷,在《宋史》中基本上没有传记,生平事迹多散见于南宋末年的笔记、文集等文献中。学术界对于江湖派诗人的人数统计也有多种看法,如:张瑞君认为符合者有 119 人^{[1]19-38},张宏生则认为符合者有 138 人^{[2]271-371}。笔者综合四库全书本《江湖小集》、《江湖后集》、《两宋名贤小集》等,参考张宏生的统计资料,推知福建至少有 28 名江湖诗人,其中建安 6 人(叶绍翁、张至龙、朱继芳、徐集孙、朱复之、黄简),泉州 5 人(徐玑、胡仲弓、胡仲参、林洪、盛世忠)、邵武 4 人(严粲、严羽、严参、严仁),福清 4 人(敖陶孙^②、林同、林希逸、刘翼),三山 3 人(陈鉴之、林昉、曾由基),莆田 3 人(刘克庄、刘克逊、赵庚夫),长乐 2 人(陈必复^③、林尚仁),闽人 1 人(释圆悟,具体籍贯不详,其诗多描写泉州景物)。福建江湖诗人数量约占江湖派诗人队伍的 1/5,仅次于浙江、江西,这中间有江湖诗派的先驱、“四灵”二号人物徐玑(1162—1214,原籍晋江,移居永嘉),也有江湖诗派的一

① 陈起编印的江湖诗集包括《江湖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对此学界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上述均为陈起所编,如张瑞君,《江湖集》、《江湖前后续集》的刊行及江湖派的鉴定《文献》,1990(1)。有的认为不然,如费君清,论《江湖小集》非陈刻《江湖集》《文学遗产》,1989(4)。

② 敖陶孙,字器之。《淳熙三山志》卷 31,作“闽县人”;《大清一统志》卷 326、《福建通志》卷 30、《广东通志》卷 39,均作“福清人”;《姑苏志》卷 57、《江湖小集》卷 46,则作“长乐人”,敖陶孙《臞翁诗集》自称“长乐敖陶孙”。

③ 陈必复,字无咎。《江湖后集》卷 23,作“长乐人”,《两宋名贤小集》卷 261、《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携李诗系》卷 38、《宋百家诗存》卷 28、《宋诗纪事》卷 66,则作“闽人”。

号领袖刘克庄^①(1187—1269),足见福建江湖诗人整体在南宋诗坛上的实力。

然而,关于南宋福建江湖诗人的研究,学术界至今多集中于大名鼎鼎的诗词大家刘克庄,而对其他诗人及其作品的探讨尚嫌不足,尤其对泉州江湖诗人的专门研究几为空白。上述5位泉州江湖诗人在四库全书中都存有诗集或诗篇:胡仲弓《苇航漫游稿》4卷,胡仲参《竹庄小稿》1卷^②,林洪《西湖衣钵集》、《文房图赞》与《山家清事》1卷、《山家清供》2卷,盛世忠诗文15首。另,徐玑有《泉山集》和《二薇亭集》,已佚,但其五律《黄碧》、七绝《新凉》犹存。^③

在这5位泉州江湖诗人中要属胡仲弓的影响最大,其《谒金门》被后代文人视作绝妙好词,词云:“蛾黛浅,只为晚寒收嫩润,逼镜鸾红雾满额,花留半面。渐次梅花开遍,花外行人已远,欲寄一枝嫌梦短,湿云和恨剪。”^[3]胡仲弓、胡仲参系兄弟,二人长期流寓吴杭,往来皆当时名士,多湖山唱和之作,在江湖诗人队伍中小有名气。胡仲弓与刘克庄、蒲寿晟等闽中诗人亦多有过从酬唱。当代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南宋著名江湖诗人时常会提及到他,但对其生平和作品尚无专题研究。

不无遗憾的是,在已出版的有关宋代泉州诗集名目介绍中,泉州江湖诗人几乎未被见载,如傅金星《泉贤著作述评》在列举宋代有诗文的诗人名单中,除了徐玑、林洪外,却未提及胡仲弓、胡仲参等。^{[4]128}新编《泉州市志》也仅仅提到胡氏兄弟的诗集名称。^{[5]2793}泉州江湖诗人之所以未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他们的诗歌成就和数量远不及后村先生(刘克庄)等人,二是他们的生平事迹不明朗。文献记载的一鳞半爪,的确给研究带来诸多困难。然而,他们又是反映多元文化繁荣的宋代泉州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不应被长期忽视。因此,为了唤起泉州当地学者在努力研究宋代泉州海外交通历史的同时,也能给予地方文学史有所倾注,使南宋泉州江湖诗人的生平和作品尽可能清晰而有逻辑的呈现,进一步探析特定历史时段泉州人文的社会状态,此亦对研究泉州社会历史大有裨益。由此,笔者愿从关注南宋江湖诗人盛世忠开始,抛砖引玉。

二

关于盛世忠其人,泉州地方资料无任何线索,仅有的文献记载见于四库全书本《江湖后集》辑录的15首诗文,以及寥寥数字的介绍:“(盛)世忠,字景韩,清源人,有《松坡摘稿》。”^[6]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泉州考古界发现了盛世忠的墓志铭^④,墓志内容全文如下:

先君讳世忠,字景韩,号松坡,五羊人也。少有四方志,游宦□泉,慕山水之胜,概因是家焉。世尚武,以长枪大剑取功名。□君虽便弓马,然酷好文学,喜观《四书》,尤攻于诗,有《松坡锄□稿》行于世。平昔之交游者,皆名儒志士。积累成家,倾财好□。每高尚其志,不事王侯。里人有利其财者,设计陷之。先君□之恬如也,不以为意,每笑曰:“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旦奇疾,有迎医入见,先君叹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非扁鹊□。”益不食而逝。生于宋戊辰七月三十日,卒于癸丑八月十四日。以诸子尚幼,门户多难,不克葬者二十有四年。至德祐丙子始安厝于晋江县建隆山之原。家声不振,众皆尤之。一女三男,易代以来,俱已泯没。惟兴祖一人娶蔡氏,有孙男四人:长师亮,娶罗氏;次师度、师望、师旦。孙女三人。以大德三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五日,改葬于南安县招贤里白土垄,艮山坤向。不敢乞铭于当世君子,姑志岁月

① 《四库全书总目》云:“江湖末派以赵紫芝为矩矱,以高翥为羽翼,以陈起为声气之连络,以刘克庄为领袖。”从政治地位上说,刘克庄地位显赫,本不符合江湖诗人的特性,只是由于受宝庆年间的“江湖诗祸”一度受到牵连,却因祸得福,成就了他在江湖诗派中的领袖地位,一生写下了4000多首诗。

② 胡仲参的诗集名称有三种,一种《竹庄小稿》,见《江湖后集》卷23、《江湖小集》卷14、《两宋名贤小集》卷298、《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之《御选宋诗》、《宋百家诗存》卷31;一种《竹庄集》,见《千顷堂书目》卷29;一种《竹庄小集》,见《绝妙好词笺》卷6。以上均出自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③ 《宋诗纪事》卷63、叶适:《水心集》卷21《徐文渊墓志铭》,翁卷:《瀛奎律髓》卷20,均载其诗集名《泉山集》,而非傅金星书中所写的《泉山诗稿》。

④ 该墓志碑铭藏于泉州博物馆。

而纳诸幽云。尔男盛兴祖泣血谨志。

327字的墓志,让我们大概了解了盛世忠的生平事迹,也为研究南宋中晚期的泉州文学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若要进一步认识其人其事,则需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诗篇内容。

(一)盛世忠生活的时代

盛世忠生活在南宋中晚期,这虽是泉州历史上海外贸易繁荣之时,却也是南宋政权偏安一隅、国土收复无望且日渐萎缩之际。

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签订“绍兴和议”,确立了南北分裂局面。宁宗嘉定元年(1208),因军事失利,南宋朝廷再次向金朝求和,进一步屈服于金朝的苛刻条件,并重新订立“嘉定和议”,使得无数盼望恢复中原的爱国志士抱愤终生。在宋金南北对峙,南宋统治日益腐朽、政局江河日下的时候,北方的蒙古族却迅速强大起来。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与南宋联合灭金。金亡后,蒙古寻找借口随即对宋大举兴兵,连年南下,宋军却屡屡败北,国土不断沦丧。

(二)盛世忠作品评析

与许多江湖诗人一样,盛世忠也忧国伤时,渴望收复中原,不满南宋当局屈辱苟安的现状,在他的作品中不乏爱国主义诗篇,从存世的15篇诗作中至少有5首体现了诗人的爱国情怀。

王昭君

汉使南归绝信音,毡庭青草始知春。
蛾眉却解安邦国,羞杀麒麟阁上人。

诗人以汉代王昭君远嫁匈奴以及麒麟阁^①之故事,讽刺了南宋朝廷的软弱无能,愧对那些曾经为保家卫国而流血献身的功臣将士(他自己也曾上战场立过功流过血)。

胡苇航寄古剑

有人尺锦长安来,远寄宝匣手自开。红云紫气灿虚室,铗中青蛇鳞生苔。
诚携掌握一挥动,瞬息天地兴风雷。少年志气老益壮,惟愿圣诏下九垓。
厩中我有汗血马,与汝直北清氛埃。丈夫当为国雪耻,笑指经生真不才。

盛世忠与泉籍江湖诗人胡仲弓友情深厚,当他“调官南归”到泉州后,胡仲弓曾给他远寄一把好剑,重新点燃了诗人力图报国的情怀。诗人借友人赠送的宝剑,抒发了自己渴望长缨立马,听从朝廷召唤出征沙场,为国杀敌雪耻的雄心壮志。

刘常簿席上^②

近授长生券,从天下绮筵。潞公专洛日,吕望佐姬年。
坐语风生舌,梳头雪满肩。上思耆旧用,飞诏到林泉。

面对国土沦丧,远离战场的泉州百姓又是如何感想?诗人描写了寿宴上已经花白了头、老掉了牙的80岁老人,论及国土时仍难以抑制情感,竟然梦想着皇上有朝一日能想起重新召唤老臣,再为朝廷奉献绵薄之力。

江湖诗人大多是江湖游士,没有恒产,居无定所,处于一种散漫状态,而盛世忠在泉州有家园,可以过较为安稳的日子,因此他没有像许多江湖诗人那样或以诗干谒公卿、攀附权贵,或以诗诉穷乞怜、游食在外,这位壮志未酬的军人兼诗人秉持“不事王侯”甘于平淡洒脱的人生观,其意趣令人敬佩。在下面描述日常生活场景的诗句里,诗人以明净自然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平和的田园生活场景:在自家的院子里要么邀上几位佳友,伴着随风摇曳的竹声煮茶品茗。

柴门

石砌苔初合,柴门手自开。
日催花影转,风递竹声来。
蟹眼翻茶鼎,鹅儿灑酒杯。

① 汉宣帝号“中兴之主”,曾命画匠画霍光等11位功臣之像,挂在未央宫的麒麟阁上,以表扬其功绩。

② 原注庆某翁八十。

不须忧岁计,魁芋已新栽。

正如其墓志所言,盛世忠“平昔之交游者,皆名儒志士。”除了胡仲弓外,从幸存的诗篇看,与他交往的大多是中下层人士,有底层官员、道士、僧人、诗人等,下面几首表现友情的诗虽乏经典之句,但摒弃了许多江湖诗人往往用语太熟,字多重复的粗率,可见诗人力求音律的和谐和字句的讲究。

送吕东山之清漳

君是纯阳派,神清性亦真。有诗聊遣兴,无术可医贫。
富贵皆尤物,江湖易老人。置山钱足矣,客路莫因循。

寄藏叟僧善珍

访友南山路,桥横古木阴。砌苔无俗迹,庭栢是禅心。
旧衲连云补,新诗带月吟。同袍严戒行,别是一丛林。

简贾户部

十五年前别,相逢各老成。旧游如一梦,忽见似重生。
剧饮无人敌,高谈坐客惊。诸郎尤可喜,事业短灯檠。

秦竹溪校书清漳未回

茅斋雅称竹方床,风过疎篱有暗香。
剧饮一冬成酒病,得闲终日为诗忙。
新移橘本便霜信,贪看梅花倚夕阳。
相望故人三百里,十宵九梦到清漳。

大约在理宗淳祐六年(1246),临近不惑之年的盛世忠写了一首《生涯诗》,这首诗可能是为刊印个人诗集《松坡锄□稿》^①而作,作为个人过往岁月的总结吧。诗云:

壮岁欲飞腾,生涯亦可矜。一千余日战,三十九年僧。
砚枕秋风梦,书灯夜雨澄。儒生贵知命,饮水曲吾肱。

诗文大意是:“年青时总想着飞黄腾达,虽然梦想落空了,但我对自己的生涯自认为还是值得矜夸的。因为在这39个年头里,我曾经从戎为国征战3年多,无愧于青春。如今在这秋风夜雨里,我挑灯夜吟赋诗,孜孜追寻诗人的梦想。可我晓得,只有靠自己的刻苦努力才能实现。”《生涯诗》无疑是盛世忠40岁前的自我鉴定和鞭策。

(三)盛世忠与胡仲弓的情谊

胡仲弓,字希圣,号苇航,生平不见记载,但从其诗文《一第》、《夜梦蒙仲书监,作二象笏,与余各分其一,觉而有赋》、《将之官越上留别诸友》、《老母适至时已见黜》、《雪中杂兴四首》^[7]以及蒲寿晟《寄胡苇航料院》^[8],可知其二赴春闱始中进士,曾官县令、绍兴府掾、粮料院官,后弃官,以诗游士大夫间。胡仲弓入元时尚在,且屡拒拒绝新朝的征聘,甘于穷困,为一志节磊落之士。^[9]

盛世忠将自己在泉州刊印的个人诗集寄给好友,胡仲弓因长期旅居临安,与陈起交往甚密,可能将诗集转给陈起,最后被选用15首刊于《江湖后集》。因此,盛世忠能被纳入江湖诗人的队伍,成为其中的一员,看来与胡仲弓不无关系。在《苇航漫游稿》中,胡仲弓与盛世忠唱酬的诗文就有三首,从中可见两人之间的友情至深至真。

送松坡下第调官南归

同点龙门额,君先赋式微。自怜为客久,不忍送人归。
受钺张油幙,行囊富綵衣。江干回首处,云树两依依。^[10]

寄松坡

别去京华又一霜,怀人心事暮云长。

① (南宋)陈起编《江湖后集》,称盛世忠的诗集名为《松坡摘稿》,而墓志为《松坡锄□稿》,笔者认为,墓志系墓主之子所撰,应以后者为准。

高楼不见青山面,明月偏来照屋梁。
湖海最深难久驻,乾坤许大任行藏。
书生空抱忧时愤,何日与君同较量。^[10]

次松坡梅花韵

满树苔痕带老苍,水边籬落月昏黄。
丁宁僮子休教折,只听枝头独自香。^[10]

从《送松坡下第调官南归》中,透露出早年盛世忠曾赴京城临安参加科考,并结识了来自泉州的胡仲弓,最终成为莫逆之交,此次两人均名落孙山。面对落第仕途无望,一腔热血的盛世忠毅然投笔从戎,驰骋战场。由于受家族世代尚武的影响,盛世忠本人从小训练,擅操长枪和大剑,凭借弓马之技在战场上屡有战功,获得功名。盛世忠的军旅生活仅持续了 3 年多,后因征战落下身体疾患,被调官南下至泉州。《寄松坡》是盛世忠离开京城后的第一年,胡仲弓思念朋友而写下的,诗中也透出诗人长期远离家乡而涌出的那份孤寂和无奈,他与盛世忠曾一起书生意气,对国家前途充满忧愁,愤恨那些退缩的投机者,因此期望有一天老友重逢,唱和赋诗。在《次松坡梅花韵》中,胡仲弓借梅花再次表达了对远在泉州故乡的诗友的深深思念。

除了往来唱和外,胡仲弓曾远寄一把好剑给盛世忠,盛世忠视之为至宝。

三

根据墓志,结合盛世忠、胡仲弓相关诗作,以及盛世忠孙女盛柔善、孙子盛师亮两方墓志和盛师亮陶棺铭文^{[11]49-54},可以为盛世忠写这样一篇小传,其传曰:

盛世忠(1208—1253),字景韩,号松坡,原籍五羊城(广州)。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盛世忠出生于广州,受世代尚武家族的影响,他从小就练就一身工夫,尤其擅操长枪和大剑。少年时,他就树立了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大概在理宗宝庆至绍定年间(1225—1233)的某一年,他一路北上,在泉州稍作停留后前往都城临安(杭州)参加科举考试,期间与来自泉州的胡仲弓相识并成为至交。由于科考落第仕途无望,他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战场,凭借一身武功,获得功名。3 年后,由于在战场上意外受伤,他离开了军队,受命调官南下,游宦至泉州。胡仲弓专此赋诗一首《送松坡下第调官南归》。

盛世忠调官至泉州后,渐渐迷恋上这里的山山水水,最终落户于此,称自己是“清源人”。除了军事上的弓马之技,盛世忠酷爱文学,喜欢诵读《四书》,尤其专攻诗文,平日里好与名儒志士往来唱和。淳祐六年(1246)前后,他刊刻了个人诗集《松坡锄□稿》。胡仲弓将他的诗集推荐给著名的书商陈起,陈起从中挑选了 15 首收入于《江湖后集》,如此,盛世忠名正言顺地成为江湖诗派中的一员。

南宋时的泉州海外交通十分发达,受浓烈商业气息以及官吏从商风尚之薰,盛世忠也加入经商行列,并逐渐积累了一定财富。然而,他天生的军人和诗人双重性格,决定了他倾财好施的同时却不善于经营,也决定了他为显诗人高尚气节而不事权贵,最终由于商场竞争,得罪了当地人,不幸遭到设计,以商养文的初衷破灭了。盛世忠对此淡然处之,不以为然,总是笑着说:“钱财乃身外之物,得之失之,不必过于在意。”

在商场遭到失败的同时,盛世忠又不幸染上大病,年青从军打仗受伤留下的后遗症突然爆发,郎中的医术也无力回天。盛世忠无奈叹息道:“我命在天,除非扁鹊在世。”于是绝食而逝,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仅 45 岁便撒手人寰。由于门户多难,诸子尚幼,最后家里人连埋葬他的能力都没有,直至 24 年后(南宋德祐二年,1276)才安葬在晋江县建隆山。家道如此败落,着实堪忧。

盛世忠有三儿一女,然入元后,除盛兴祖(即墓志撰写人)一人外均相继离世。有孙男四人:师亮、师度、师望、师旦,孙女三人,均盛兴祖所生。元大德三年(1299),盛兴祖将父亲遗骸改葬于南安县招贤里董埔村。

世事沧桑,诗人去世时留下的是一个败落的家。谁人能料到,在诗人离开人间 38 年之后,

他的孙女盛柔善(1268—1301)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嫁给了忽必烈的爱臣、时任泉府司左丞的畏吾儿航海家亦黑迷失。原本穷困无望的家出现了转机,盛世忠的儿子盛兴祖成为某地县尹,长孙盛师亮也在泉州行省中谋得“宣使”当差。

盛世忠,这位原籍广州、落户于泉州的南宋江湖诗人,就其诗歌成就而言,自然不能与刘克庄、戴复古、姜夔、刘过等江湖诗派大家们相提并论,传世作品也不多,但他显然是一位爱国诗人,这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其人其诗理应被纳入泉州文学历史研究的范畴。就让我们重温一遍他那饱含爱国热忱、令人鼓舞和感动的诗句吧:“少年志气老益壮,惟愿圣诏下九垓。厩中我有汗血马,与汝直北清氛埃。丈夫当为国雪耻,笑指经生真不才。”



图1 盛世忠墓志铭

参考文献:

- [1] 张瑞君.《江湖集》、《江湖前后续集》的刊行及江湖派的鉴定[J].文献,1990(1).
- [2] 张宏生著.江湖诗派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3] 绝妙好词笺·卷6[Z].
- [4] 傅金星著.泉贤著作述评[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4.
- [5] 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志卷41 著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793.
- [6] 陈起编.江湖后集·卷14[Z].
- [7] 胡仲弓.苇航漫游稿·卷1·卷2·卷4[Z].
- [8] 蒲寿成.心泉学诗稿·卷4[Z].
- [9] 邓牧.伯牙琴[Z].
- [10] 胡仲弓.苇航漫游稿·卷2·卷3·卷4[Z].
- [11] 陈丽华.畏吾儿航海家亦黑迷失与清源盛氏的婚姻——兼释元代泉州盛氏家族三方墓志[J].福建文博,2012(3).

(责任编辑 林振礼)

The Folk Poet Sheng Shizhong and his Poetry in Quanzhou

CHEN Li-hua

(Quanzhou Maritime Museum, Fujian, 362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abundant research fruits about the research of folk poet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Nevertheless, there is still a blank about the analysis of Quanzhou's folk poets as well as their poetry, which could not accord with its then historical situation in which Quanzhou was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apital at that time. Based upon the epigraph of Sheng Zhi-zhong preserved in Quanzhou Museum, this paper involves an appraisal of his poetry, managing to make reappearance of the life story of this admired patriotic poet, from which to have a brief understanding of Quanzhou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eng Shi-zhong; folk poet